

雷达 / 著

文艺评论精品·上卷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CHONGJIAN WENXUE
DE SHENMEI JINGSHEN

雷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雷 达 / 著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文艺评论精品·上卷

CHONGJIAN WENXUE
DE SHENMEI JINGSHE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雷达文艺评论精品. 上卷 / 雷达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303-10796-4

I. ①重… II. ①雷…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54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27.75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赵月华 王 强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言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六十年，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努力维护了文学的自由审美品格的作品。这样说丝毫没有轻视其他创作方法，唯现实主义独尊的意思。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主要不是指文学对自然的忠诚描摹，它的客观真实性原则、典型化原则、整体性原则等定义性的东西，而是强调一种可称之为现实主义精神的质素，那就是，对时代生活、人民疾苦和普通人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和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为此它勇敢地面对，真实大胆地抒写，以至发出怀疑和批判的声音。例如，在“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于是认为这个时期的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沉睡甚至完全没有。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现在看来，主体意识在一些作家身上不但存在着，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围。一些作家早就在抵制直接的、短视的、配合式的创作，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坚持直面地、大胆地写出真实，塑造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由于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审美的立场，于是对人性人道的思考就往往会逸出“政治”（时代）的堤坝，无意中与“时代”抗辩，达成了某种超越性。这些坚守和努力，仅从《人民文

学》发表的作品来看，如《洼地上的战役》《我们夫妇之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改选》《红豆》等，就都有突出的、鲜明的表现。

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向着真正现实主义靠拢的声音，在当时的理论批评领域同样存在。《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的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立即引发了人们对现实主义的争论。该文的中心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有自身的尺度、法则，不应该受一些外在附加值的限制和禁锢，但此观点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最终作者被打成右派。但在其之前，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及巴人的《论人情》，都在力图回归和扩充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和人性、人道的深度，尤其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以很大的理论勇气，通过有说服力的例证，缜密的思辨，描绘了深化的现实主义应有的境界，发人深省。所以，我们今天要重估现实主义的坚守者们，要看到现实主义一直潜在地发展着。

但事物总是复杂的和缠绕的，现实主义生命力的奥秘也同样复杂。当时一些政治意识很强的、唯写工农兵和满足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宏大叙事，其中一小部分成为了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者，在今天依然拥有一定的生命力，有一些成为改编者的丰厚资源，当代人津津乐道的对象，甚至偶像，这该怎么看？这不禁使我们思索：当时的“政治视角”对艺术来说，是否具有既束缚又无意中成全了它的艺术生命的两面性？（新时期以来，“政治视角”几乎一度被作家们忽略或远离。事实上，政治是社会的焦点所在，要揭示一个时代的本质，不触及政治便是逐本求末。政治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国家制度、政党存在，在本质意义上它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存在。）另外，当时确有不顾作家的风格、基因、个性和消化能力，一律赶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的做法，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的真理性。事实证明，今天深入生活依然是文学创新的根本性问题。当时把作家的生活体验性和亲历性强调到了极端，是否在造成拘泥原型之病的同时，“逼”出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细节？

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是变动不居的，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更新和变化，才能保持它的活力和张力。应该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现实主义的理解，较多地停留在呼唤写真实，直面现实，干预生活，反对直接的配合性写作上；七八十年代之交，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先是把焦点集中在能否说真话，写真实上，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才进入了发现人，关注人，尊重人的层面。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最大的成就，也得之于此。现代主义也关心人，焦虑人的处境。但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它对现实主义不无启迪。正是围绕着发现人，尊重人，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新启蒙的声音。

与现实主义精神相伴，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还在深入。我们看到，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仿佛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是大胆的自我更新，还是固步自封，是开放吸纳，还是原地踏步，这是个考验。现实主义要不要在与现代主义的碰撞中丰富自己，要不要吸收域外的有益的哲学和文学观念，要不要在文化精神上向纵深拓展？回答是肯定的，因而有了一次腾跃。对于全国的文学界来说，1985年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人民文学》发表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孩子王》等。在全国其他刊物，还有许多重要的文本发表。《你别无选择》被有的理论家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作品”，但我从小说所写音乐学院内在紧张的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五四个性自由精神在当代的回荡。《爸爸爸》回转身来，续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沿着地域的河流，向着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因追溯。而在莫言的《红高粱》里，作家有感于“种的退化”，重塑农民英雄形象，呼唤生命强力，复活民族的野性的游魂。对现实主义的发展来说，也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更为典型的文本，它作为文学上的柳青之子，可以明显感到它与十七年现实主义的血缘关联。路遥确实继承了不少东西，但是，他又有所扬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现代

性视角，即对现代农民人格的呼唤和初塑。

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迈入新世纪的中国，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加入世贸”的重大影响，城市化、高科技化、网络化的急剧推进，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就业、居住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念、思维方式以至道德伦理情感。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就文学来说，现实主义还能不能向前发展？与人的再发现密切关联。这本是20世纪贯穿至今的一个重要的不断深化的精神课题。曾有过人的三次发现之说，今天还有没有新的发现，对现实主义来说，将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也应该是衡量一个大作家与平庸作家的标准。事实上，在今天，作家选择时代，其实就是选择“人”，发现“人”，发现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我们的时代有多少“人”还没被发现呵。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依我看，近些年来，一些作品之所以有所深化，就在于更加注重“人的日常发现”，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然而，对人的深刻理解与表现，又与深切的生活体验无法分开。网络海洋的信息固然给写作者带来极大便利，但它永远不可能代替作者的亲历感受和心灵共振，因为那不是他身上的骨和肉，而创作需要生命的投入。

在今天，我们不能不关心文学的现实处境。我们现在常说，以往文学的轰动效应，多是借助于敏感的社会问题，承担了自身以外的任务，现在文学才真正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现在的秩序才是文学的正常秩序，因而无须慨叹文学的边缘化。这样说当然是明智的，但也并不尽然。文学不能借此安于现状，看不到危机，满足于被动的生存。在今天，谁不努力展示自身的魅力，就没有谁的位置，这是很无情的。其实，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纯

文学作品的销量和覆盖面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网络文学，市场化出版，青春文学，类型化写作，大众读物，在普通读者中拥有更大的份额，其销售量是一般纯文学作品无法想象的。这些作品当然有它们满足人民需要和它生存发展的必然性，而且这显示着文明的进步和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令人欣慰。但是，它们确也造成了阅读的分化，如传统文学读者稳中有降。（《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鬼吹灯》《诛仙》《杜拉拉升职记》等大众文化之作，或一些带有较强消遣性、娱乐性、猎奇性的作品，正在创造发行奇迹。）文学，这里指的主要是纯文学、传统文学，应该怎样选择和认定自己的角色呢，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精神追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向度上？究竟是向那些作品倾斜，为其所改造，所置换，削减原有的一部分功能，强化另一些实用功能，还是坚持原有的一贯稳定的精神价值，包括发扬现实主义的精神，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

诚然，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良知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消亡，我们大可不必悲观。但究竟文学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什么样的情感，确也决定着文学的命运和存在的理由。现在作家的选择无疑宽广得多，自由得多，但这里仍有个对时代重大精神问题是否回避，仍然有高下之分和文野之分，厚重和轻飘之分。在我看来，最有份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的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史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越是这样，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文学就越是不可替代，就越有生命力。

今天，我们面临一个社会、文化、道德大转型的时期，同样也是一个与世界文化碰撞、融合、重构的时期，这样一个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这不仅是作家创作的难得机遇，同样也是作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每一个转型期和文化的融合期，恰恰也是文化兴盛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五四时期。我认为，现实主义肯定是我们的选择之一。但是，现实主义怎样发展，却是需要探索的新难题。

当然，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争论不完的话题。我所谈到的几点也仅仅是就存在的问题而言的。我们应该更多地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今天的人面临什么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增大文学的精神性内涵？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这些基本的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廓清文学上的一些迷雾，对当下的文学的创新将是极其有益的。

雷 达

2009年9月

目 录

第一编 当代文学关键词

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

——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封信 / 3

模式与活力

——贾平凹之谜 / 10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 23

探究生存本相 展示原色魄力

——新写实主义小说的萌动 / 43

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

——看影片《秋菊打官司》 / 51

从生存相到生活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小说潮流 / 56

人文精神质疑 / 68

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 / 76

“个人化”辨 / 83

“新世纪文学”的内涵

——我为什么主张“新世纪文学”的提法 / 85

第二编 聚焦茅盾文学奖

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 / 99

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略论《芙蓉镇》 / 107

诗与史的恢弘画卷

——论《平凡的世界》 / 118

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

——《少年天子》沉思录 / 126

废墟上的精魂

——《白鹿原》论 / 152

《战争和人》随感录 / 173

人的太阳照亮历史的天空

——我读《历史的天空》 / 181

《东藏记》的文化韵味 / 184

《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的杰出文本 / 188

麦家的意义与相关问题 / 190

第三编 小说档案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一部必然引起争议的作品 / 195

《远村》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 / 209

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

——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 / 217

论《鬻毛》

——关于当代青年精神的一个侧面的剖视 / 234

灵性激活历史

——《红高粱》《灵旗》《第三只眼》纵横谈 / 244

说《厚土》

——兼谈意味、文体及其他 / 255

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论《古船》 / 266

《白涡》的精神悲剧 / 283

1993年“长篇现象”述评 / 290

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

——读《大漠祭》 / 303

《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 / 307

第四编 作家履痕

高晓声小说的艺术特色 / 315

探求者的新足印

——从陆文夫的创作谈起 / 320

霜重色愈浓

——论张贤亮的创作特点 / 326

论汪曾祺的小说 / 340

邓友梅的市井小说 / 353

铁凝和她的女朋友们 / 361

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 / 370

徐怀中风格论 / 379

邓刚的豪气、力度与薄弱点 / 396

旧轨与新机的缠结

——从《苍生》反观浩然的创作道路 / 405

季风与地火

——刘庆邦小说面面观 / 420

第一编

当代文学关键词

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

——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一封信

张炜同志：

今年6月，你来北京参加《青年文学》授奖活动。当时我刚读完《秋天的思索》的原稿，记得我们坐在招待所前的石阶上，谈了很久，话题扯得很远，直到夜色深浓方才分手。你后来接受并考虑了一些意见，作了几处关键性的改动。现在，这部作品就要与读者见面了。除了责任编辑，我是它最早的读者。重读一遍之后，禁不住心情激动。我特别看重它的独特性——独特的氛围、独特的性格、独特的冲突、独特的主题。我相信，这部以独特面目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将会引起广大读者和作者同行们的深思的，一定会的。

在这部作品里，你坚持了从生活出发和独立思考，你没有满足于写出当前农村的“一般趋势”，走的不是平庸的“轻车熟路”，也没有为了“保险系数”而牺牲自己对生活矛盾的独立发现。在思索生活的深度和进入人物灵魂的深度上，这部作品与以往你笔下的芦青河畔的抒情诗不大一样。我绝不轻看你近几年所写的那些具有浓厚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的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我是比较喜爱的。但是，正如你自己说过的：“我描写着芦青河两岸的那种古朴和宁静。”应该说，你以往的许多作品着重于表现的是主客体相对统一和处于平衡状态的和谐美。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声音》，很能代表这种审美倾向。有位评论者正确地

指出：“张炜在刻画感情上的细微波纹时，显得从容游刃，得心应手，具有大家风度；当他去解剖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时，就有些纤巧局促，气势不足了”，从而向你提出了“在坚持自己艺术个性的前提下，面向复杂激烈的社会矛盾，深化作品的主题”的要求^①。他指出的弱点，大约也就是你自己感到的“冲击力不够，调子软了一点”的意思吧？现在的这部《秋天的思索》可不是这样。在这里，和谐柔美的情致似乎被打破了，不时地让我们感到“意外”和“惊讶”：你的人物全都卷入了矛盾的“激化状态”之中，你所展开的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严峻的抒情。从审美感受的特征来看，如果说你以往的许多作品属于“优美”类型的话，这部作品则应归入“崇高美”的类型之中了。你把我们带到胶东半岛，让我们结识了一位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看园青年“老得”；让我们体味到他为了寻求真理而冥思苦索的焦灼；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伪装朴直、蛮横专断、隐藏了“左”的嘴脸和无饬的私欲、继续愚弄群众的“承包带头人”——王三江。这是两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们之间以及围绕他们的小雨、小来等人，展开了极度紧张的心理冲突。这是在明丽的丰硕的秋天，在新经济政策的阳光照射下的背景上发生的一场严峻的冲突，甚至是一个短暂的悲剧——它终将以喜剧告终。它让我们看到了农村改革深入发展的艰巨性和改革胜利的必然性。它让我们从单一化的思维中跳出来，思索着当今农村生活在前进运动的总趋势中矛盾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而体会作品积极的尖锐的社会主题。不应讳言你在描绘这一切时有偏颇和薄弱环节，我将按评论之“惯例”，在最后谈到。但是，在众多描写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你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却是我首先要肯定的。所以，我想从这部作品的人物、主题及艺术表现的独特性出发，和你一起探讨一番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有关问题。想必，这是你关心并感兴趣的。

你笔下的瘦削的、走起路来扭动着“水蛇腰”的看园人“老得”，被王三江斥为“一个古怪的东西”，其实他是个非常可爱的青年。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与他哪怕稍稍相似的农村人物形象，这显然是从你独特

^① 宋遂良：《芦青河告诉我·序》，见张炜：《芦青河告诉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